版式校对 周薇 张旭
版式设计 李媛
责任编辑 高铭
编辑 阎义

夫妻相濡以沫全家其乐融融

从1951年至今，这个家庭已经走过风风雨雨的60多年。最难得的是，这个家庭中有很走运的人，也有很不走运的人，却能始终保持祥和的气氛。贾铨把功劳归功于苏民：“我这个人性格很直，有话在心里存不住，所以在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。虽然觉得问心无愧——我没反党反社会主义，但思想还是有波动，经常夜里睡不着，心想，地、富、反、坏、右。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，地主、富农没有了，剩下反坏右，我又升两格。咱们什么都是祖宗三代查，不光我倒霉，孩子将来都受我的影响，越想心越窄，都要崩溃了。怎么办？没辙，就把他捅醒了。什么时候把他叫醒了，什么时候他就给我开导，慢慢我就缓解了。很多人都说搞文艺的，生活上面都不严肃，都会有些作风问题，他没有这些。他没有绯闻，濮存昕也没有绯闻。我那时候都成了‘敌人’了，实际上是敌我矛盾了，可他一直对我很负责任，很信任。所以1978年底我被‘改正’的时候，朋友们来祝贺，大家举杯，首先是给苏民。”

看着老伴夸自己，苏民坐在一旁笑而无语。苏民的藏画不少，有些是好友间的诗画联手。其中有一幅画，是苏民梦中偶得诗句，让好友完成的命题画，颇为自得。

“有一天夜里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教我画画的那位老师，拿了一幅画说：你看看这是谁画的？我一看，上面画的是一个飞着的鹰，我说，这是孙琪峰画的。老师又说，你题几句吧？就在睡梦里，我给他写了四句：

本无落脚意
敛羽亦偶然
究其神往处
天地接壤间。

半夜里三、四点钟，我一下子爬起来，趁着这个梦，我就写下了这个偈语。本无落脚意；我没想当副院长；敛羽亦偶然。我落到副院长位置上也是偶然的。我神往的地方，是天地接壤间的那条地平线上。当副院长只是暂时的，‘偶然地落一下脚’。后来我就把这四句话写给了孙琪峰，请他画一幅画。一只鹰在山头上将落即起，要画出这个瞬间。本来他是病在床上，接到我的信，病也没了，爬起来就画，画完就寄来了。他在画上附了一笔。说梦不难，为人画梦，则一大难事也。”

苏民认为，有些东西是在追求中间不期而遇的。“不是我想悟一个什么东西，努力去悟就能悟到。越不想去明白一个什么东西，但你真正接触到它的时候，你不期而遇，就和它契合了。这契合的时机，‘契机’，机是最难遇的。所谓‘机会’，一机一会，能会在机上，那是很不容易的。”

苏民非常欣赏刘勰《文心雕龙》里的一句话：寂然凝虑，悄焉动容。“寂然凝虑——安静下来，集中思想到一点上去考虑更深的问题；悄焉动容——悄悄地，让人发现不了脸上的一个变化。”他又给画家范曾写了四句话：寂然凝虑，悄焉动容，方有所悟，仍有所思。于是又得到了范曾的一幅命题画。

上图：在北大荒时的濮存昕
左上图：苏民夫妇年轻时
右图：今天的苏民夫妇
下图：1969 年的全家福

苏民认为，人的境界确实是有高低之分的。他用禅宗的一个故事做了注解：五祖想选继承人，让诸僧各出一个偈语，上座神秀说：“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；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有尘埃。”惠能在厨房舂米，听了说：“美则美矣，了则未了。”于是自念道：“菩提本非树，明镜亦非台；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染尘埃？”五祖便将衣钵传给了惠能。

苏民说：“这是个很有趣的故事，我十几岁就知道了，后来读书又读到这个故事。前者，他的心还没脱离物体，后者已是‘物我两忘’。一个人到‘物我两忘’的时候，是一种不得了的快活。”

问：您有过这种快活吗？

答：有，比如现在我和你谈话。

在濮家，交谈一下午，胜读十年书。

采访后记：
这家人可好了

没采访苏民前，总觉得有很大的压力，因为他学识渊博是出名的，我很怕露怯。来给我开门的是濮存昕的母亲贾铨。老太太一脸慈祥的笑容，让我绷紧的神经一下就松开了，觉得好像是来串门的。她张罗我在书房坐下之后就忙着去沏茶了。

书房不太大，里面悬挂着一幅郭沫若手书的毛主席诗词长卷，一幅苏民的黑白巨型照片，以及朋友为苏民的题字“傻鬼”，使简朴的环境中流露着诗情和浪漫。由于写字台上摆放了很多书籍，所以主人又在它前面接了一张简易的方桌。那张方桌是三合板制的，是上世纪80年代初大多数家庭都用的那种。坐在它的旁边，我心里觉得特踏实。我和苏民就是在这张桌子旁边完成采访的。

时间过得特别快，不知不觉已经谈了几个小时。两位老人毕竟是近90岁的人了，我一方面觉得他们太累了，可一方面又想多了解些东西。他们看出我的顾虑，安慰我说：“没关系，你有问题就问吧。”我又提出要带走几张老照片。他们毫不吝啬地让我选，直到我满意为止。

当我克制了贪心终于结束了采访的时候，贾铨用商量的口气问：“这么晚了，你家又远，如果你不在乎饭菜质量，就在这儿吃了晚饭走吧？”

和他们一起吃饭，我觉得是在家里吃饭，而不是在人家吃饭。本来我想帮着做点家务再走，但是他们坚决不让。没想到临走了，我却惹祸了，拿书包的时候，一不小心，把茶杯从茶几上给碰到地上了，水洒了一地，杯子也摔得粉碎。我很尴尬，连忙蹲下身来捡碎片，可是两位老人坚决制止：“别捡，别捡，扎着手！”苏民拿来小簸箕和小扫帚，蹲下身扫碎碴，贾铨用布擦水，我根本插不上手。看着两位老人一通忙乎，我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滋味儿。

苏民的家门，正好对着电梯。电梯的门开了，开电梯的服务员看见苏民夫妇送我，她的眼睛笑成了一道缝，然后热情地让我进了电梯。随着电梯门关闭，她嘴里不停地说：“这家人可好了，这家人可好了。”她笑着问我：“你是他的学生？”我说：“不是，我是来采访的。”她的话多起来：“他们家老来人，他们都是这样把人送上电梯。他们对我们也特客气，从来不因为我们是乡下来的就看不起，老是挺谦虚的。”电梯到了一楼，服务员热情地把我送出门，还指着门口贴着的赈灾募捐海报说：“昨天老两口特别认真地看了以后，下午就拿着一包衣服送去了。”说完，她又随口说了句“这家人可好了。”